

G119

落实党的政策平反昭  
雪大会揭批发言之四

## 揭 批 林 彪、“四 人 帮” 反 革 命 修 正 主 义 路 线 对 我 的 迫 害

原新河船厂技术員 王怀明

首先感謝党中央、感謝华主席。

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，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“四人帮”，全国人民得解放。

新河船厂是受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毒害很深的重灾戶。现在华主席派来了工作队，新河船厂有了希望。只有今天，象我这样深受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迫害的人，才能說出憋了十多年的心里話。

我出身貧农家庭，学生成份，旧社会父母都是受苦人，是共产党、毛主席解放了我們，我怎么可能不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呢？虽然过去多年来，我在学习和改造世界观上是有所放松，是有缺点和錯誤的。但是我决不是反革命。可是在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横行时期，他们草菅人命，不管人民死活，为所欲为。他們可以任意在人们头上橫加罪名，无限上纲。

一九六八，大叛徒江青伙同老反共分子陈伯达搞了个“2·21”反革命黑指示，对革命人民进行反革命围剿。解学恭、刘政秉承他們主子的黑旨意，对塘沽人民实行白色恐怖。我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受迫害的一个。

同志們，我被关在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統治下的官办监狱七十九天后，又被关在厂內私設的“监狱”达七个月之久。我究竟犯了什么大罪呢？只是因为我抵制叛徒江青的“2·21”反革命黑指示，对反共老手陈伯达表示了反对，对支左的个别人提了一些意見。这样触怒了我们厂里的某些人，于是大祸就从天降了。

一九六八年四月廿七下班前，有人把我叫到厂部小楼东北角的屋子里。我一进门，見到屋子里有好多人，其中一个人冷不防狠狠地照我打了个大耳光，把我的眼镜打飞老远。因为用力过猛，我的耳膜被打坏，听不見声音。当时把我打晕了。他們连踢带拉把我推上了車。临上車有人还在打我的脖子。吉普車一直把我拉到公安局。

到了公安局后，一个警察問我：“张均明像上的字是你写的嗎？”我回答“是我写的！”我的話音刚落，马上闪过两个刑警，恶狠狠地把我反背着带上了手拷，而且把手

拷卡到最紧的限度，都杀进了肉里。这时他們连踢带踹又把我扔上了車，往塘沽公安局机关軍管組看守所开去。

## 一、在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统治下的监狱的法西斯暴行

把我送到軍管組看守所后，马上把我推到一个空屋子里。有四、五个刑警杀气腾腾地把我围起来。有的拳打脚踢、有的用胶皮水管带冲我全身轮番抽打。特別是一个大个子刑警，对我打的最狠，他不管头部、胸部、背部、大腿狠狠地毒打了足有四十分钟。直到这几个刑警都出了大汗，太累了才算结束。这时我已经被打得混身肿了多高，动一动都十分困难。他們把我的外衣扒去，把錢包腰带都弄了去，又把我拉到牢房門口，开了門一脚把我踹进了坐满十几个犯人的小牢房里。这还不算，大个子刑警又向犯人們关照說：“监督反省！”这是在牢房的又一种体罰，而且是在犯人监督下进行的。我不如所有犯人，而是受“特殊待遇”的。让我一个人坐在所有犯人围坐的中間，要笔直地坐着不許动，不許打瞌睡，违反了要由犯人制裁。

这个小牢房不到十平米，最高峰时住过十四个犯人。其他犯人夜里睡觉都有被褥。虽是挤在这十平米之內侧身挤着睡，而我却是因为有人“特殊关照”过的。所以只我一个人穿一身內衣守在門口马桶旁冻着。

另外，其他犯人可以定期买一些小日用品（如肥皂、牙膏等）而我连这个权利也被剥夺了。只有一天吃四个窝头的权利。在监牢里还要受犯人的歧视。

我在軍管組的监牢里的七十九天中，多次被弄回厂批斗。在从看守所往厂里拉以前，刑警总是格外地对我残酷无情，总是把手拷卡的死死地、挨近了骨头，不动都疼的冒汗。批斗时坐土飞机，臂膀扭伤多次。至今右臂还有残疾拿不动重物。

有一次在木厂批斗完，有人說不认识我，刑警冷不防揪起我的头发让大家看我的脸，結果揪掉我一大把头发。

另一次批斗是在大門对着的广场。把我們被批斗的人放在了船具起重的屋里，距离台較远，台上一声呼喊，把我們所有被批斗的人，揪着脖领、扭住手臂、两脚悬空飞跑上台，臂膀扭伤还不說，因为死死揪住脖领沒法呼吸，当时的一刹那就几乎断了气。上台后把头按到距离地不到一尺。每来厂批斗一次几天都缓不过来。特別是手腕，每回厂一次总要被手拷卡破一次，有时两个手腕还没有消肿又被卡破。直到一年多后，手腕还有可見的伤痕。

在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横行时期，就是这样残无人道地折磨和残害无辜的人们，他們的手段比地主資本家还要狠，完全是法西斯的刑法。

六八年七月十四日，我结束了在軍管組的七十九天的监狱生活。在这一天我被叫出牢房，弄到一个大院子里。大个子刑警对我威胁說：“告訴你！出去后你如果把这里邊的事情說出去的話，我們马上把你抓回来！”我真的被他威胁住了。十年來，我果然沒有对任何人讲过：在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統治下的监狱里所受的法西斯暴刑。因为我深深体会到：林彪、“四人帮”一伙残害人民，草菅人命，他们把对敌人专政的机关变成了

对人民实行残酷镇压的工具。他們說的出也一定能够做得到。蒙受不白之冤的人何止我一人？如果不是华主席粉碎“四人帮”，人民重新得解放，我厂某些人强加在我身上的不白之冤是永远难伸的。

## 二、三处被查抄 亲属受株连

一是，抄了我的宿舍，翻箱倒柜，最后只找到了几本油印的《张均明問題調查報告》被当黑材料拿走了并贴了封条。

二是，抄了我在设备科的办公桌，全部东西被拿走了（无非是图纸資料、图书和学习公用具）。只给我剩下一个烟盒。

三是，抄了我在丰南县胥各庄的家，拿走了几张毫无价值的废传单（算是抄走的黑材料）。此外，他們还兴师动众地到了我爱人的所在单位（胥各庄中学），他們以新河船厂革委会的名义联合学校，出动大批学生，包围了我的家，大造舆论以此恫吓我爱人和两个孩子，使无辜的家属受到歧视、受到株连。

四是，我厂的某些人，还挖空心思企图查抄我住在农村父母的家，后因大队的抵制，才没有得逞。但把我父亲找到大队，从这天起，我父亲因年岁也大，经不起恐吓，再加上忧虑我成病，从此卧床不起，发呆、发傻。事隔一年多父亲死去了，又隔半年，我母亲也因忧虑成病含恨死去。

我爱人在学校工作，因为新河船厂以革委会名义兴师动众、大造舆论，說我是“現行反革命”。我爱人当时压力特別大，形势逼迫我爱人要同我这个“现行反革命”划清界线，一度要准备离婚；两个孩子受歧视不敢出门。

两个在市里工作的哥哥都转去材料，也直接受到了株连。这都是我们新河船厂某些人，忠实执行林彪、“四人帮”路线給我和我的家属亲友造成的恶果。他们的用心真够狠毒的。

## 三、私设小监狱，大搞逼、供、信

在我结束塘沽軍管組七十九天的监狱生活后，对我并没有就此罢休，仍是揪住不放，大搞逼、供、信。六八年七月十四日我出了塘沽公安机关軍管組的监狱。新河船厂去了大卡车，出动了大批的人，把我又关进了我厂某些人私設的小监狱。在我回厂的当天，我見到了干燥室的墙上贴了“把現行反革命分子王怀明揪回厂批斗”的大标语。当天下午又坐“土飞机”在大会批斗。而实际上他們讲不出任何批斗我的內容。更讲不出任何道理。下了这个批斗会，又把我拉上干燥室楼上私設的“公堂”。又坐“土飞机”，又被毒打。在这次把我打完后让我看了“张均明像”。就是在这次我才知道，“张均明像”后边是团委的一个奖状。上面有一个很小的毛主席头像。

接着逼供信就开始了。当时一到晚上党的特別难熬，每次都是晚上把我由几个人从25間宿舍押到厂外招待所。到最东头的一个房间里，里面有“审判官”，有“打手”。

一次是“質詢”我關於張均明像上寫那七個字的問題，他們的目的就在於把我打成是有意的，把我置於死地而後快。他們對我拳打腳踢，打一陣問一句，要按他們的調子逼出我的“口供”。其中一個“審判官”兼“打手”的人，拳打腳踢還不解氣，還用鞋底子狠狠地打我的頭和背。打一陣後，又把我拉出去到西頭的房間里“清醒”。然後他們再策劃新的花招。

在廠內隔離看管的近七個月當中，白天要到車間干重活，晚上回到25間宿舍內還要受體罰。飯前要“請罪”背語錄還不算，干了一天累活，看管人員說不叫睡覺就不能睡覺，有時睡着了又被叫起來伺候他們。

在林彪、“四人幫”橫行的時期，許多無辜的人們殘遭迫害，在他們法西斯的手段下我雖然沒有落下大的殘疾，但至今：

- (1) 右臂還不能抬高，拿不動重物；
- (2) 右耳至今耳沉發背；
- (3) 精神受到了嚴重刺激。

林彪、“四人幫”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給我帶來了嚴重惡果。在他們橫行的日子裡，黨的政策被他們踐踏的不成樣子，黨的優良傳統也被他們破壞無遺。今天在英明領袖華主席為首的党中央領導下，抓綱治國，撥亂反正，徹底肅清林彪、“四人幫”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流毒和影響。

當初那些想把我置於死地的某些人，你們當時是那樣神氣十足耀武揚威，羅织罪名整人，打人狠下毒手，時至今天你們又裝聾作啞，裝作沒事，這怎麼讓人心服呢？今天我沒有點任何人的名字，但你們的罪行，所有受迫害者包括我個人在內，心里是有數的，廣大群眾也清楚的。你們總該向受害者、向廣大群眾有所交待吧！不然，你們用什麼辦法說明你們已經和林彪、“四人幫”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及其在天津市、塘沽區的追隨者划清界線呢？當然，對於那些不明真象受了蒙蔽的青年人，只要他們真心誠意地向廣大群眾說清楚，檢舉、揭發策劃者、指揮者，和林彪、“四人幫”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划清界限。我個人雖然受迫害深重，也是可以諒解的。但對於那些至今不想悔改的主謀者、策劃者，我要求組織上認真查清，嚴肅處理。我同樣相信，在廣大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之後，不論他們裝什麼樣的可伶相，也一定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。中央四十八號文件上指出的四種人，在新河船廠只是一小撮，他們的罪責是難逃的，頑抗只有加重你們的罪惡。

今天，新河船廠黨委和廣大職工在黨的十一大路線指引下，在部工作隊的幫助下終於給我平了反，伸張了革命正義。我決心更好地學習馬列、毛主席著作，繼續改造世界觀。緊跟英明領袖華主席進行新的長征，為我國實現四個現代化，貢獻自己畢生的精力。

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日